

莎娣·史密斯《論美》中離散情境下的主體性

再型塑、美學與倫理學思考

郭欣茹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中心

1910年世紀交替之際，英國作家福斯特（E. M. Foster）出版了著名小說《霍華莊園》（*Howards End*），近一世紀後的2005年，英國當代女作家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有意識地以《霍華莊園》（*Howards End*）為互文性文本，出版了第三部小說《論美》（*On Beauty*），兩部小說皆觸及社會階級、倫理學與美學哲學層次的兩難與個人主體性的困頓，然時空背景更迭，百年後的《論美》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地涵蓋了去疆界化與族裔文化認同等議題。因母親為牙買加裔移民之身分，史密斯在某種層次上無可避免地被給予移民第二代的稱謂，加之其著名小說《白牙》亦探討移民身分認同，因此，史密斯的創作動機與作品的陳述莫不被學者置放於移民經驗的離散論述下被檢視，放大其身分與族裔認同政治的演繹軌跡。但在本作品《論美》中，史密斯將小說人物置放於21世紀全球化與去疆域的跨國流動脈絡之中，多元族裔成員所組成的家庭關係、精緻藝術與流行文化駁雜並陳、美學的形而上層次與真實日常生活脈絡情境的矛盾，憑其衝撞、激盪抑或融合，在在顯示出除卻認同政治此議題之外，小說所呈現的多元且複雜的面向。本文第一部分試圖探討在當代離散研究的光譜脈絡裡，莎娣·史密斯的《論美》呈現出在時間軸上往前有意識地疊覆、指涉「英國文學的現代性傳統」（如福斯特的《霍華莊園》），往後則將此主題置放於後資本主義氛圍下的跨國流動情境，交錯著移民之身分文化認同、美學與倫理學相互纏繞等議題，如同作者本人於一訪談中表示，她將小說所能經驗的範圍一切推於極限，不畏犯錯。正是此種不穩定所觸發之既接連又斷裂、既堅守卻又不斷演變的流動模式，使小說中人物主體的身分建構不再受限於「既非/則是」二元對立關係。此舉是延續/顛覆英國文學正典的傳統？是標識了跨國流動離散情境下，移民論述跳脫創傷敘事 vs. 文化同化之二元框架的新座標？此外，身分與文化認同雖是此作品的核心議題之一，但這部小說以畫家林布蘭特（Rembrandt）作品之學術研究為引子，亦探討了藝術史上美學的概念層次與人物角色真實日常生活中對與美學的認知之斷裂與扞格不入，故本文第二部分援引伊蓮·史卡麗（Elaine Scarry）在其著作《論美與正當》（*On Beauty and Being Just*）中，曾指陳「美」的認知過程中包含了對於「他者」概念的倫理學意涵之建構。由此論點出發，本文試圖理解，在跨國流動的情境下因差異與斷裂所引致於文化與身分認同面向上的不安或不穩定性，並藉由探討美學引發之倫理關係的張力與離散論述兩者之間的相互辯證，進而檢視在多元社會中，個人與互為「他者」之主體性的再形塑。

關鍵字：莎娣·史密斯 (Zadie Smith)、《論美》(On Beauty)、跨國離散、美學、倫理學、主體性再形塑